

浅析内村鉴三“无教会主义”的思想源头

李赫

(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省 长春市 130117)

摘要：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渐放宽了对基督教传教的限制，教会作为基督教的信徒组织也随之缓慢发展。面对外国教会的扩张和本国教会政府对政府的逐步妥协，近代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基督教思想家内村鉴三提出了“日本独有的”“无教会主义”，并站在和平主义和国际视角的立场上反对战争，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本文拟通过对内村提出“无教会主义”的历史环境进行还原，以找寻其思想源头。

关键词：基督教会；内村鉴三；无教会主义

教会是起源于古罗马的基督教组织，这种组织会集结大量信徒，进行传教、洗礼等基督教仪式。基督教最初是属于被压迫贫民的宗教，虽并没有教会这样的组织形式，但据圣经记载，耶稣的弟子们活跃在平民中间传教，逐渐形成一定的组织，这个组织就被称作“初代教会”。但是，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后，在多种原因的作用下，成立了天主教教会。天主教教会以罗马帝国的贵族制度为蓝本，制定了自己的等级制度。自此之后，教会开始借助宗教的绝对影响力，获赠大量财产和地产，同时吸收大量政界教徒，进一步扩大势力范围。在此期间，在教会援助下发展的经院哲学补充了对基督教教义的解释，指出新约圣经罗马书中的“基督的身体”即为教会，这为教会的存在提供了理论依据。回溯欧洲中世纪史可以看出，教会虽为基督教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却无法称之为纯粹的宗教组织，笔者认为比起“宗教组织”，称其为“政治中心之一”更为合适。基于这一系列事实，不难看出此时的教会已脱离了其面向宗教和庶民的本质。

近代以降，明治政府虽废除了闭关锁国政策，但对以基督教为首的外来宗教的态度依然冷淡。此后，虽然在外国传教士的努力下，有一部分日本人接受洗礼成为了基督徒，但从整体来看，信徒的人数依然很少。这也导致日本的教会规模小，数量多，没有像罗马天主教会那样形成统一的组织。另外，直至明治末期，旧教的罗马天主教会、希腊正教会、俄罗斯正教会及新教的路德派、加尔文派、英国圣公会、美国清教等诸教派涌入了日本。这些教派在日本开设教会学校，在教育界和宗教界都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因此在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外国基督教会存在的必要性都有所体现。

而既然如此，内村又为何主张无教会主义呢？

内村所追求的是不受外国影响的日本独有的基督教，同时也并不想默许外国传教士在日本传教。的确，日本的基督教是在外国传教士的带领下发展起来的，但是在他们传教的过程中，外国基督教派的影响范围也逐渐扩大。另外，各教派的教义虽存在着一定的共同点，但是由于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其教义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例如，罗马天主教会的人事必须由教皇任命；而东正教则在俄罗斯极为兴盛，经常被误认为是为俄罗斯国教。即便同为基督徒，也会因为所属教会不同而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其中最著名的矛盾莫过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天主教军队攻陷并洗劫了属于正教会的君士坦丁堡。鉴于此，内村在承认外国基督教会及其相关人员功绩的同时，更想要成立日本独有的基督教会。然而并最终却提出了“无教会主义”。此外，内村在论述日本基督教时曾提出以下观点。

“所谓日本的基督教，并不是指日本独有的基督教，而是日本的基督徒不经过外国介绍人，直接领受神的旨意的基督教”

“日本不应由外国传教士出于怜悯之情来拯救，而应该是由日本人自己高贵的爱国心来拯救”

综上所述，笔者对内村的理论概括如下：

一、首先，只有基督教能够救日本。其次，只有日本人才有救日本的意识。因此，如果日本人不信仰基督教，那日本就无法被拯救。另外，外来的基督教只适合于其本国的情况，并不适合日本，也就无法救日本。只有摆脱外国影响的日本人的基督教才能搭建神与日本人之间的联系，才能让神来拯救日本。主张非战论的内村被公认为拥有“国际视野”，

而笔者认为此处又反映出木村所拥有的“国家视野”。

二、由于教会举行并主持洗礼、礼拜、弥撒、婚礼、葬礼等宗教仪式，因此基督徒们的活动地点也多是教会。特别是“教会是耶稣的肉身”这一说法也让教会同耶稣一样拥有了救济的能力，大大强化了教会的权威。由此，基督教信仰的中心从圣经变为教会，即“因行称义”。但是，由于福音主义的要旨是以圣经为中心强化信仰，因此近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新教诸教派开始用本民族语言翻译圣经，并且提倡与教会惯例相悖的“因信称义”。

内村也吸收了福音主义的观点，强调通过忏悔和圣经强化信仰的重要性。总而言之，比起形式上的信仰，更重视实际行动。因此，个人的精神体验成为忏悔不可或缺的因素，教会的仪式也并不是一定要参加。所以，“无教会主义”更多地以读书会和圣经研究会为中心举办活动，体现出其尊重知识的一面，也获得了“纸上教会”的称号。

三、教会作为一个庞大的组织缺乏一定的灵活性，也极易腐败。另外，政府经常对教会施加各种压力，以图让教会为政府所用。特别是由于基督教在近代日本并不受欢迎，教会不得不竭尽全力维持其在日本中的地位。“不敬事件”后，基督教的生存空间被大幅压缩，因此教会为了自保只能不断屈服于政府，久而久之，也就丧失了基督教的精神。

在“不敬事件”的影响下，内村鉴三被骂作“卖国贼”“不敬汉”，陷入极端危险的境地，同为基督徒的植村正久等人努力为木村辩护。与之相对，教会作为基督教组织，罔顾其保护基督徒的义务，并没有向内村伸出援手。“虽说如此，我也并不是说基督教会里没有一个好人，没有一个真正的信徒”。木村虽这样认为，但也不得不离开伪善的教会。

与教会拉开距离后，内村更为深刻地认识了教会的局限性：

“教会经常将世俗社会和主义方针混为一谈，世俗社会在主张战争时教会也会主张战争，世俗的舆论经常会成为教会的舆论，教会借政治家、实业家和学者的名义做各种事，因此我作为耶稣的弟子，无法与教会同流合污。”

“基督教转化为基督教会时必须支持战争，教会是可战论的附属品。”

但是，内村的“无教会主义”并不是完全否定教会。实际上，内村承认教会中存在正义的基督徒，也承认教会在维系信仰方面所起的作用。但是，内村也提出“教会与社会和谐的时候教会会腐败，社会也会腐败；教会与社会为敌的时候教会是健全的，社会也是健全的。”即内村希望教会一定要坚持圣经精神，独立于社会。另一方面，现实中的教会饱受日本政府的压迫，为了生存，教会只能祈祷日本赢得战争胜利，集结教会中基督徒的力量在经济和舆论方面助力战争。由于基督教界对天皇的忠诚已被证明，因此基督教同日本国体的矛盾也逐渐消失。但是，笔者认为这个妥协的代价是巨大的，支持“三教会同”的日本基督教沦为政府的工具，帮助日本实现翼赞政治，从这个角度来说，日本基督教是站在法西斯共犯的立场上的。

因此，内村视伊藤仁斋为偶像。并表明自己的决心：“我要向他（伊藤仁斋）学习，不与当今大多数基督教神职人员同流合污，接受由卑鄙富豪庇护的教会传教公司的帮助，四处奔波，发展信徒。”并最终同教会决裂。在此之后，教会在翼赞政治的体系里越陷越深，一度成为法西斯的帮凶。反倒是继承了“无教会主义”的矢内原忠雄等人坚定地反对战争、反抗法西斯主义，将日本宝贵的和平精神保留了下来。